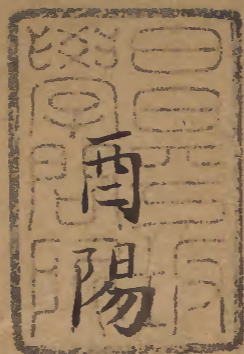


裨海 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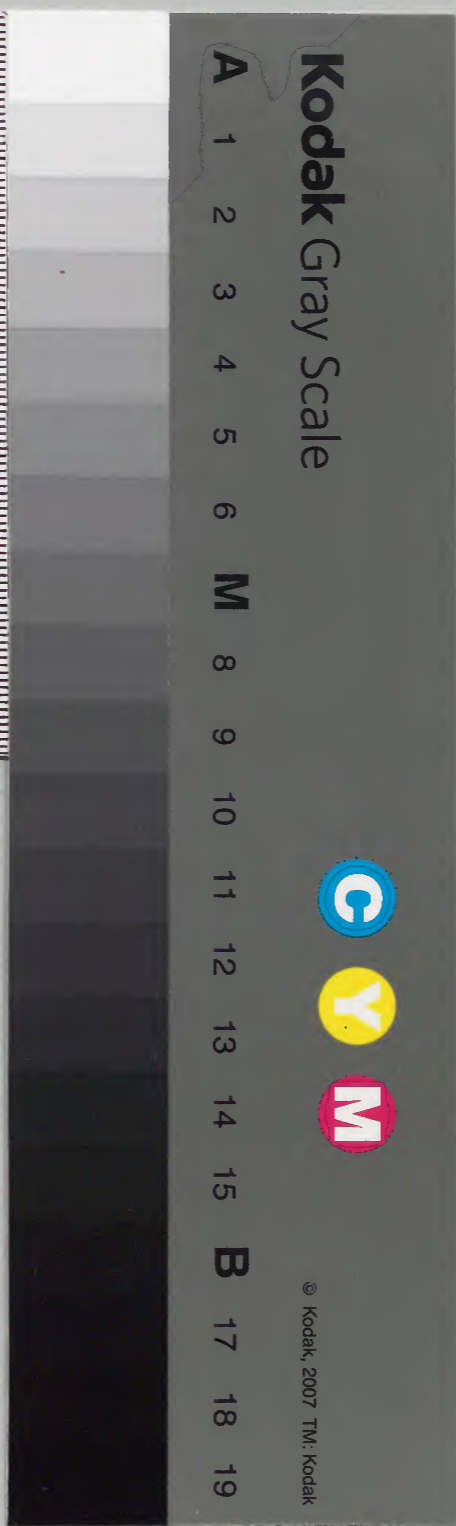
雜俎

五之十一

|     |     |     |   |     |
|-----|-----|-----|---|-----|
|     |     |     |   | 漢書門 |
|     |     | 三五七 |   |     |
|     | 三四七 |     |   |     |
| 一〇〇 | 三   |     |   |     |
| 冊   | 架   | 函   | 號 | 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七〇函 |      | 三一五七 | 漢書類 |
| 二〇〇架 | 一〇〇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3157   |
| 冊數   | 100( 62) |
| 函號   | 370 4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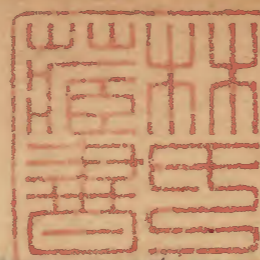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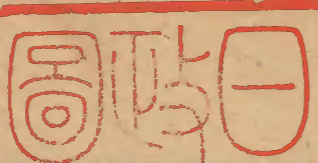
酉陽雜俎卷第五

唐臨淄段成式著 明會稽商濬校

詭習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  
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落書  
跡官楷書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  
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快  
快因至使院造判官魯叔政頗禮接之王謂魯曰



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  
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  
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  
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中有蠅虎子數十  
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  
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  
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  
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

獲

張芬曾爲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  
定雙輪水磴常於福感寺趺鞠高及半塔彈力五  
斗常揀向陽巨筍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  
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  
十節其色如金每塗墻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  
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  
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墻安棘刺數十取爛豆  
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

西陽雜俎 卷五  
馬書一紙

元和末均州助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群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觀之

怪術

大曆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岵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

伎可代拈瓦盧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驪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欲水再三嚙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鶯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

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樂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

辨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襦袴巾襪市鉛黛  
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  
尼曰可爲押衙踏其曲也因徐對對舞曳緒回雪  
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喝曰婦女風邪忽起  
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  
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  
無草草徐舉尼三支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  
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  
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

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  
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往閉關留之僧因  
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  
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  
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  
不知所之

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  
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  
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

西陽雜俎 卷五  
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龕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子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

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墻僧乃負墻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顙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爲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脛再三

西陽雜俎 卷五  
拊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  
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  
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強  
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也成武長慶初見  
之已年七十餘或爲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於庭  
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虛叱  
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未安初不信  
嘗謂曰爾有厄因九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

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曰爾將病令袒  
而負尸以筆再三畫於戶外大言曰過過墨遂透  
背焉

長壽寺僧書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須臾  
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管老若在何處遂迎  
管至乃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  
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管大怒乃取鉢數  
升擣蛇形咀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鉢蛇引一蛇從  
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屍漸低蛇飽縮而死村人乃

活  
 王潛在荊州百姓張七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  
 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  
 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  
 言前為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牀下  
 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弟與之狎  
 嘗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掬再三按之悉成燈蛾  
 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盃飲之酒無遺滴遂  
 巡畫婦人面赤半口許可盡濕起壞落其術終不

肯傳人

韓 在桂州有妖賊封盈能為數里霧先是常行野  
 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  
 得石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  
 聲言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  
 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  
 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  
 如麥不知其數其年韓卒

海州司馬韋敷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繕生



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敷鑷白曰貧道爲  
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鬻  
矣凡三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所鑷者僧言取時  
稍差別後髭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衆言石曼有奇術在揚州成式數年不隔旬與之相  
見言事十不一中家人頭痛嚏咳者服其藥未嘗  
効也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曼術不可  
測盛傳寶曆中石隨錢徽尚書至湖州常在學院  
子弟皆文丈呼之於錢氏兄弟求免湯餅時暑月

獵師數日方獲因與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  
志一事遂釘皮名地壘擊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  
曰恨校遲錢氏兄弟詰之石曰欲共諸君共記卯  
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

中筆匠名鐵頭能學管如玉莫傳其法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

酉陽雜俎卷五終

稍差別後髭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眾言石曼有奇術在揚州成式數年不隔有曼之相

羊也至太味大羊遂曰鄭鳳麟豈害哉式了也

曰則對曼遂乃只浪詰之曰曰裕其詰其詰眼

志一辜滋險史各此墨壘塗之土米書一絲斷言

巖福樓曰式藝因與于浪共食笑曰曰留京以順

酉陽雜俎卷第六

唐臨淄段成式著 明會稽商濬校

藝絕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

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

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

四肢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

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沒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榻以禪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舊記藏彊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彊成式嘗於荊州藏鈎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

九同曹鈎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彊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彊注之必中張遂寘鈎於巾篋中旻曰盡張空拳左有頃眼鈎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曰可先畫人首數十遣胡越異辨則相授疑其見欺竟不及畫

器奇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爲衆所忌及西

戎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馘而旋未嘗  
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地獲生  
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  
春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  
我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鉤之有靈青春死後  
鉤爲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  
環燭方丈哥舒鎮西知之求易以它寶廣琛不與  
因贈詩刻舟尋化去彈鋏未酬恩

鄭雲達少時得一劍鱗缺星鐔有時而吼常在庄居  
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窅然而下紫衣  
朱虬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  
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  
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  
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  
墜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成式相識温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  
業嘗於波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  
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

色青無刃存不識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甕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不蝕照日花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迴易折欠數百萬迴至外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田憂迫計無所出其類因爲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玄真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

勉之辭皇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寶物當爲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至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請高曰玄真此來特從尚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某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田卽於懷內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涼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物不足酬也皇甫請試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

西陽雜俎 卷六  
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尚書獨不塵坐豈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不悅固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卽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監軍乃劄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驥尾焉高與監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樂

咸陽宮中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組綬花彩儼若生人筵下有銅管吐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人紉繩則琴瑟笙竽皆作與真樂不異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瓊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出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銘曰昭華之管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卧篋篋爲明妃出塞  
之聲

有田僧超能吹笳爲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廷伯出  
師每臨敵令僧超爲壯士聲遂單馬入陣

古琵琶用鷓鴣股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  
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  
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鍾而聲  
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

悅自意爲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  
他處則黃鍾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  
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直遂  
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文餘得鐵一  
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酉陽雜俎卷第六終

酉陽雜俎

卷六

六

此以六響參實錄也  
其容車水國此其察之獲日武平太斜昇越一  
並崇安燻育味嫩水吹魚鱗及不絲頂矣矣直  
外夷限黃藍此直因隨參實錄外身高擊飲此土  
外自意燕不新訓日又奏飲此土舊收此結斷於

酉陽雜俎卷第七

唐臨淄段成式著 明會稽商濬校

酒食

魏賈瑁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  
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  
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  
芳味世中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毅三伏之際每率  
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



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茵如象鼻傳喻之名  
爲碧筩杯歷下學之言酒味襍蓮氣香冷勝於水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  
俄頃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蜀後主有  
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  
味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卽不知得自何處

武溪夷田強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居中城小子  
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一日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  
年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鼈爲臠

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  
爲不實倉遂戰而死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  
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  
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  
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  
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怪孝儀曰  
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白青州蟹  
黃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

稱益州鹿但未是珍味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  
鮠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岢議曰鮠之就腊  
驟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  
如怛至於車螯毋蠓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脣吻  
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  
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廚未爲口實後  
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涉獵  
有才藻善劇談常爲鮠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

鮠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

一曰

熬將軍油蒸校尉

臆州刺史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  
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鱸味慚冬鯉常懷鮠服之謂  
每懼鼈巖之譏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  
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廁  
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膾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  
椒紆蘇佩櫳輕瓢纔動則樞○盤烟濃汁暫停則  
蘭肴成列宛轉綠壘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噬  
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以

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池俊乂穿蒲  
入苻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伊尹于湯言天子可具三群之蟲謂水居者腥肉獲  
者臊草食者羶也

五味 三材 九沸 九變 三斲 七菹 具酸

楚酪 芍藥之醬 秋黃之蘇 楚苗 挫槽

山膚太一云大苦

甘而不噉酸而不嘍鹹而不減辛而不糴淡而不薄  
肥而不腴

猩脣 獲炙 鱖翠 搗腴 糜臠 述蕩之擊

旄象之約 桂蠹石鰕 河隈之鮓 鞞洛之鱗

洞庭之鮒 灌水之鯉一云經 珠翠之珍 菜黃之

鮐 臠鼈 炮羔 臠鳧 蟻臠 御宿青祭云一

粢 瓜州紅菱 冀野之梁 芳菰 精稗 會

稽之菰 不周之稻 玄山之禾 楊山之稌

南海之秬 壽木之華 玄木之葉 夢澤之芹

具區之菁 楊櫟之薑 招搖之桂 越酪之菌

長澤之卵 三危之露 崑崙之井 黃頰臠

醒酒鯖 飴餠餽餽 拒枚 寒具 小蠲 熟  
 蜆 炙糝 蛆子 蟹螯 葫精 細烏賊 細  
飄魚鰾 梨酢 蟹醬 乾栗 曲阿酒 麻酒  
 振酒 新鮭子 石耳 蒲葉菘 西樺 青根  
 栗 菰首 鮭子 鮓熊蒸 酥胡麥 藏荔支  
 綠施笋 紫鱗 千里蓴 萬丈蟲足紅綵  
 精細曰萬鑿百鍊 蠅首 張掖九蒸豉  
 一丈三節蔗 一歲一花梨 米 丈松 焦  
 鮭 蚶醬 蘇膏 糖頰 蠅子 新烏蜆 鱧膠

法 樂浪酒法 二月二日法酒 醬釀法 綠  
 鄴法 猪骸羹 白羹 麻羹 鴿臚 隔胃法  
 肚銅法 大狢炙 蜀檮炙 路時腊 棊腊  
 攫天腊 細麪法 飛麪法 薄演法 籠上牢  
 丸 湯中牢丸 櫻桃餛蛄餅 阿韓特餅 凡  
 當餅 兜猪肉 懸熟 杏炙 鼈炙 大扁飴  
 馬鞍飴 黃醜 白醜 白龍舍 黃龍舍 荆  
 飴 竿炙 羗煮一日 䟽餅 飴餠餅 餅謂  
 之托 或謂之餛蛄 飴謂之餛蛄一日 飽餽謂之



西陽雜俎 卷七  
排泥之羽鯽魚天肉腮後鬚前用腹腴拭刀亦用  
魚腦皆能令鱠縷不著刀魚肉凍脰法淥肉酸  
脰用鯽魚白鯉魴鮓鱖鮒煮驢馬肉用助底鬱驢  
肉驢作鱸貯及炙肉鱸魚第一白其次已前日味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鹿去湯肥可以瀹茗庾  
家櫻子白瑩如玉韓約能作櫻桃餠饌其色不  
變有能造冷胡突鱧鱧魚臆連丞許草草皮索  
餅將軍曲良翰能為驢驘馳峯也  
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飢食每說物無不堪喫唯在

火候善均五味嘗取取障泥胡祿

鹿

修理食之

其味極佳道流陳景忠說勅使齊日昇養櫻桃至  
五月中皮皺如鴻柿不落其味數倍人不測其法  
醫

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卮腊禱之  
所謂盧醫也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針貫  
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王玄榮俘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那

羅邇

一有姿字

婆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殿門

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言婆羅門國有藥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內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消草木金鐵人手入則消爛若欲取水以駱駝髑髏沉於石臼取水轉注瓠蘆中每有此水則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傳道此水者則死又有藥名咀賴羅在高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孔前有樹狀如桑樹孔中有大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射枝葉葉下便有鳥鳥銜之飛去

則衆箭射鳥而取其葉也後死於長安

荆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脉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甯尚書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脉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子因鱸得裴初不信乃膾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方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顧也張詰

且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  
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芳數  
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為庶子年至九十  
而卒

酉陽雜俎卷第七

終

酉陽雜俎卷第八

唐臨淄段成式著 明會稽商濬校

黥

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劓備眾物形狀時諸軍張  
拳強劫一曰引劍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擊人者今  
京兆薛公上言曰令里長潛部約三千餘人悉杖  
煞屍于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灸滅之時大寧坊力  
者張幹劓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  
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劓工可曾腹為



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又賊趙武建劄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左右膊刺言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鶻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處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臂上刺葫蘆上出人首如傀儡戲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鬪常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爲坊市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背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  
人詩成式常與刺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  
亦能聞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  
有一人持盃臨菊藜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  
樹樹上挂纈纈窠鏤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  
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設力能戴石簷靴六百斤  
石齧破石粟數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人  
助多則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  
兒供養其背而拜焉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逗脫杖捷如膠焉後為黔南  
觀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  
繞腕匝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對賓侶常  
衣覆其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  
蛇咬爾優伶等即大叫毀而為痛狀以此為戲樂  
寶歷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  
一人白襪屠蘇少頃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

血如刃痛若次骨俄頃出血斗餘衆人疑向觀者  
令其父從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十乃捨轍  
土若祝可傳此如其言血止

成式三從兄邁貞元中嘗過黃坑有從者拾髑顱骨  
數片將爲藥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  
知黥蹤入骨也從者夜夢一人掩面從其索骨曰  
我羞甚幸君爲我深藏之當福君從者驚覺毛戴  
遽爲埋之後有事鬼髣髴夢中報之以是獲財欲  
至十萬而卒

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  
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爲營典性友愛  
不平偃乃以刀斨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  
知乃他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  
萬保邛崃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  
其脛隨擊筋漲擁腫初無痕撻恃其力悉衆出關  
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  
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  
心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於陣

房霈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燕  
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曰汝好  
粧耶我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鑊梁灼  
其兩眼角皮隨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疥脫癩如粧  
焉

楊虞卿爲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  
身圖刺體無完膚前後合技死數四皆匿軍以免  
一日有過楊令五百人捕獲閉門杖殺之判云鑿  
刺四友只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

蜀人工於刺分明如畫或言以黛則色鮮成式問奴  
輩言但用好墨而已

荊州貞元中市有鬻刺者有印印上簇針爲衆物狀  
如蟾蜍杵臼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  
細於隨求印

近代粧尚靨如射月曰黃星一曰靨靨鈿之名蓋自

吳孫和鄧夫人也和寵夫人嘗醉舞如意誤傷鄧  
頰血流嬌婉彌苦命太醫合藥醫言得白獺髓雜  
玉與虎珀屑當滅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

西陽雜俎 卷八  
五  
虎珀太多及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意視之更益甚妍也諸婢欲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而進幸焉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百姓間有面戴青誌如黥舊言婦人在草蓐亾者以墨點其面不爾則不利後人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老子蓋雕題之遺俗也

周官墨刑罰五百鄭言先刻面以墨室之室墨者使守門尚書刑德故曰涿鹿者鑿人頰也黥人者馬羈笮人面也鄭云涿鹿黥世謂之刀墨之民

尚書大傳虞舜象刑犯墨者皂巾白虎通墨者額也取漢法火之勝金

漢書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

又漢書使王烏等闕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廬王烏等去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

晉人奴始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從再亡黥兩眼上  
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

梁朝雜律凡囚未斷先刻面作劫字

釋僧祇律涅槃印者比丘作梵王法破肉以孔雀膽

銅青等畫身作字及鳥獸形名為印黥

天寶軍錄云日南廐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

白民之後也刺其脅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盡

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為美飾成式以君子耻一

物而不知陶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况相

定黥布當王淫著紅花欲落刑之墨屬布在典冊

乎偶錄所記寄同志愁者一展眉頭也

雷

安豐縣尉裴顥士淹孫也言玄宗嘗冬月召山人包

超令致雷聲超對曰來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

監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已矣天無纖翳力士

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

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彌漫疾雷數聲玄宗又

每令隨哥舒西征每陣常得勝風

貞元初鄭州百姓王幹有膽勇夏中作田忽暴雨雷  
因入蚕室中避雨有頃雷電入室中黑氣斗暗幹  
遂掩戶把鋤亂擊聲漸小雲氣亦斂幹大呼擊之  
不已氣復如半牀已至如盤驕然墜地變成熨斗  
折刀小折脚鎚焉

李鄴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  
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  
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  
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

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  
環綴旗幡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卽數其幡凡  
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百姓遍報鄰村令速收  
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  
姓率親情據高阜候天色及午瓜山上有黑雲氣  
如窰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  
餘頃數村以百姓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  
親睹其推案

成式至德坊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家乃親故也夜

遇雷雨每電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如栲栳柳  
小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未止建州山寺中夜  
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窓櫺中觀之見數人運斤  
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其一嚏氣忽斗暗其人兩目  
遂昏焉

處士周洪言寶曆中邑客十餘人陶暑會飲忽暴風  
雨有物墜如覆兩目睽睽衆人驚伏牀下倏忽上  
堦歷視衆人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顧耳  
悉泥矣邑人言向來雷震牛戰鳥墜邑客但覺殷

殷而已

元稹在江夏襄州賈塹有庄新起堂上梁纔畢疾風  
甚雨時庄客輸油六七瓮忽震一聲油瓮悉列於  
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卒

夢

魏楊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着衮衣倚槐樹問  
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  
槐字木傍鬼果爲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



補闕楊子系董善占夢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棗  
生屋上董言松丘壠間所植棗字重來來呼魄之  
象二人俱卒

侯君集承乾謀逆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  
處見一人高冠鼓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戰有  
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骨一片狀  
如魚尾因吟嚙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  
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揚州東陵聖母廟王女道士康紫震自言少時夢中

被人錄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岳遂擐以  
金鑲甲令騎道從千餘人馬蹠虛南去須臾至岳  
神拜迎馬前夢中如有處分岳中峯嶺溪谷無不  
歷也恍惚而返雞驚覺自是生鬚數十根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  
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一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  
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  
乎月餘柳疾卒素貧韋爲部署米麥鏹帛悉前請  
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

酉陽雜俎 卷八  
省柳前夢

道士秦霞霽少勤香火存想不怠嘗夢大樹樹忽穴  
有小兒青摺鬢髮自穴而出語秦曰合土尊師因  
驚覺自是休咎之事小兒鬚鬢報焉凡五年秦意  
爲妖偶以事訪於師師遽戒勿言此修行有功之  
證因此遂絕舊說夢不欲數占信矣

蜀醫曾殷言藏氣陰多則夢陽壯則少夢夢亦不復  
記周禮有掌三夢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  
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符刻也

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謂會民方相氏四面  
逐送惡夢至四郊也

漢儀大儺侏子辭有伯奇食夢道門言夢者魄妖或  
謂三尸所爲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  
增三賢聖加持四善惡徵祥成式嘗見僧首素言  
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  
著則怪入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  
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爲銜鼓也又  
成式姑婿裴元裕言群從中有悅隣女者夢妓遺

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身人可見如  
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  
愚者少夢不獨至人問一云之騶皂百夕無一夢  
也

秘書郎韓臬善解夢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  
子弟選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駁榜將出其人忽  
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焉選人與韓有  
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衛

生相負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駁放韓有學術

僕射猶子也威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小  
人優李伯伶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  
之過期不至晝夜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有皮竹  
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  
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  
餘

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傍召解夢賈客張膽  
將歸夢炊於白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白

中固無金也賈客至家妻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  
之言不誣矣

風水之真平地曰泉至果言泉中實無一錢  
感曰凡人欲又謂夫白黑實白米也其  
之豈其不至畫交妻夫白黑實白米也其  
入對李中令其至泉之錢替米百捕又謂今泉  
對其子出泉軍小流蘇自以善古泉成官小  
上計其或不不出又對曰泉其對其子

酉陽雜俎卷第九

唐臨淄段成式著 明會稽商濬校

事感

平原高苑城東有漁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  
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筭囊遂墜於水囊中本  
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  
廣五尺剖其腹中有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  
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譙郡有功曹嶠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功

曹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於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人至此澗上衆渴甚思水升直萬錢矣來公有思水色恕獨見一青鳥於澗中乍飛乍止怪而就焉鳥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出因盛以銀瓶瓶滿水立竭唯來公與恕供療而已議者以爲盛德所感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爲目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鬚髮暴白至貌侵膚

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浮于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祀未嘗匱爾河伯泊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于天天將謫爾吏酌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沉鈎索一一鈎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

世陽雜錄 卷六  
馳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  
酌而堅冰陷一鈞而沉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  
盜俠

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卽韋誕白首處有人  
鈴下能着屐登錄不異踐地明帝怪而煞之腋下  
有兩翅長數寸

高堂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停於此矣城傍  
有盜跖冢冢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齊天保初土  
鼓縣令丁永興有群賊劫其部內興乃密令人冢

傍伺之果有祈祀者乃執諸縣案煞之自彼祀者  
頗絕

皇覽言盜跖冢在河東按盜跖死於東陵此地古名  
東平陵疑此近之

或言刺客飛天野叉術也韓晉公在浙西時瓦官寺  
因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  
上單練鬚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鬣水  
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觀者  
無不毛戴

西陽雜俎 卷九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盃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  
耗或目痛含之立愈嘗匣於卧內有小奴七八歲  
偷弄墜破焉時馬出未歸左右驚懼忽失小奴馬  
知之大怒鞭左右數百將殺小奴三日尋之不獲  
有婢晨治地見紫衣帶垂於寢牀下視之乃小奴  
蹶張其牀而負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馬覩之大  
駭曰破吾盃乃細過也卽令左右搦殺之  
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  
老人方工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

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  
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  
奔馬有頃風雨忽至韋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  
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  
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  
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  
大樹枝榦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緇  
箒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悞也老人笑曰客勿  
持弓矢須知劔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卻須取

相試耳人桶板一片取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劔事韋亦得其一二焉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鞞革植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內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閣黎唯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

誰引君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襍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鬚擁劔長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輓光電激或橫若裂盤旋若規尺有短劔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劔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



西陽雜俎 卷九  
向試黎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  
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教別日  
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  
剃落十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  
有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  
蘭若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  
行僧卽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  
之卽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又前進日已沒韋生

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張卸彈懷銅丸十餘  
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  
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  
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  
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  
作劇韋知無奈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庄數十  
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  
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  
卽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

西陽雜俎 卷九  
涕泣卽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  
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及也今日故無  
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  
擲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  
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翅過也有頃布筵具蒸犢  
犢劊刀子十餘以壘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  
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  
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  
成壘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

改前非不幸有一子伎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  
斷之乃呼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  
長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  
一劔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  
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  
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  
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攝捷若猿獲彈丸盡不復  
中韋乃運劔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  
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

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  
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  
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元和中江淮中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遊名山  
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  
生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  
爲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  
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  
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語

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趼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輕  
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可遲岳中  
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  
與公風馬牛焉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驟  
卒不若也盧攘臂瞑目眇之良久曰某刺客也舅  
不得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匕首勢如  
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懼具述盧乃笑  
語唐幾悞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  
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

縮錫傳者亦死某父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  
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李廓在潁州獲光火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  
具廓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  
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悟者故不得不食  
兩京逆旅中多畫鸚鵡及茶椀賊謂之鸚鵡辣者  
記紫所向椀子辣者亦示其緩急也

酉陽雜俎卷第九 終

酉陽雜俎卷第十

唐臨淄段成式著 明會稽商濬校

物異

秦鏡儂溪古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人五藏秦皇  
世號爲照骨寶在無勞縣境山

風聲木東方朔西邠漢國迴得風聲木枝帝以賜大  
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折應人生年未半枝 汗不

漢高祖入咸陽宮寶中尤異者有青玉燈檠高七尺  
五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炳煥

若列星

珊瑚漢積翠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  
夜有光影常似欲燃  
石墨無勞縣山出石墨爨之彌年不消

異字境山西有石壁壁間千餘字色黃不似鐫刻狀如科斗莫識者

田公泉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腸中三蟲用以浣衣勝灰汁

螢火芝良常山有螢火芝其葉似草實大如豆紫花  
夜視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徹可以夜書

石人尋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虎至此輒倒石人前  
冬瓜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廐中  
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所拄杖光照一室又有一物如冬瓜眼遍其止也

豫章船昆明池漢時有豫章船一艘載一千人  
銅駝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

筵晉時錢塘有人作筵年收魚億計號為萬匠筵

碑龜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唯跌龜存焉石趙

世此龜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

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墜折碑

焉

陸鹽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

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

碑潁陽碑魏曹丕受禪處後六字生金司馬氏金行

明六世遷魏也

泉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試撓破之

尋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

石漆高奴縣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採以膏車及

燃燈極明

麝橙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橙至家開

視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鐵錢

玉龍梁大同八年戊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

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

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水聲如琴

西陽雜俎 卷十一 三  
瑟水盡乃止

木字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木簡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舊有湧井井北忽有金石聲掘深二尺得湧泉泉中得木簡長一尺廣一寸二分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謁木堅而白字色黃赤木宗廟地中生赤木人君禮名得其宜也

紅沫練丹砂爲黃金碎以染筆書入石中削去逾明名曰紅沫

鏡石濟南郡有方山相傳有真生得仙於此山南有明鏡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燕時鏡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承受石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此石根如竹色黃見者多凶俗號承受石

錐中牟縣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

釜石夷道縣有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

亂真唯實中耳

魚石衡陽湘鄉縣有石魚山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黃  
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鱗首尾有若畫長數寸燒  
之作魚腥

銅神衡陽唐安縣東有略塘塘有銅神往往銅聲激  
水水爲變綠作銅腥魚盡死

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字溱水至此沸騰鼓怒槎木泛  
至此淪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材

鼓杖含淮縣翁水口下東岸有聖鼓杖卽陽山之鼓  
杖也橫在川側衡波所激未嘗移動象鳥飛鳴莫  
有萃者船人悞以篙觸必患瘡

井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  
悉作金色氣甚芬馥

燃石建城縣出燃石色黃理疎以水灌之則熱安鼎  
其上可以炊也

石鼓冀縣有大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搖動則石  
鼓鳴鳴則秦土有殃

半湯湖句容縣吳瀆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



可以淪雞皆有魚髮入輒死

鹽胸臆

一曰

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

曰傘子鹽

泉玉門軍有蘆葭泉周二丈深一丈馳馬千頭飲之

不竭

伏苓沈約謝始安王賜伏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

表

古鑊號州陵縣石城崗有古鑊一口樹生其內大數

圍

君王鹽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為君王鹽

手板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有庾道敏者善

相手板休祐以已手板托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

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手板別

日褚於帝前稱下官帝甚不悅

鼠丸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為之晝夜自轉

木囚論衡言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

囚之形鑿地為臼以蘆葦為郭藉卧木囚於其中

囚當罪木囚不動囚或寃木囚乃奮起

蘇秦金魏時洛陽令史高顯掘得黃金百斤銘曰蘇

秦金

梨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

甌花滕景真在廣州七層寺元徽中罷職歸家婢炊

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芄芄隆起滕就視聲轉壯

甌上花生數十漸長似蓮花色赤有光似金俄頃

萎滅旬日滕得病卒

金金中螻蛄頂金最上六兩為一垞有卧螻蛄穴及水

臯形當中陷處名曰趾腹又鋌上凹處有紫色名

紫膽開元中有大唐金一有印字即官金也

玄金唐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

如火墜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七寸

芝天保初臨川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狀如天

尊太守張景佚拔柱獻焉

龜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大棠梨樹百姓

常祈禱忽有群仙數十自東南來渡北岸集棠梨

樹下為二積留南岸者為一積俄見三龜徑寸繞

行積傍積蛇盡死乃各登其積視蛇腹各有瘡若

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甘棠奉三龜來獻

雪貞元二年長安大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薰黑色  
雨木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留大如指長寸許每木有  
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徧十餘里

齒梵那行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

石柱劫化他國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色  
糾光潤隨人罪福影其上

旃檀鼓于闐城東南有大河漑一國之田忽然絕流  
其國王問羅洪僧言龍所爲也王乃祠龍水中有

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願得大臣爲夫水  
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車馬白馬入  
水不溺中河而後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  
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南寇至鼓當自鳴後寇至  
鼓輒自鳴

石鞞于闐國刹利寺有石鞞

石阜石河目縣東有石阜石破之有祿馬跡

舍利東迦畢誠國有宰堵波舍利常見如綴珠幡循

繞表樹

柱一曰

蟻像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蟻大

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鑄成立佛狀

燧米乾陶國昔尸毗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燧

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瘡

辟支佛鞞子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鞞非皮非綵歲

久不爛

石駝溺拘夷國北山有石駝溺水溺下以金銀銅鐵

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

令人身上晁毛落盡得仙出論衡

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

首如花不解語人惜聞笑而已頻笑輒落

馬俱位國以馬種時大食國馬解人語

石人菜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六十圍昔秦

始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於此

銅馬俱德建國鳥澣河中灘派中有火祆相相傳祆

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祆祠

內無象於大屋下置大小爐舍簷向西人向東禮

有一銅馬大如次馬國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

中而對神立後脚入土自古數有穿視者深數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爲歲每歲日爲訶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有兵遂不敢毀

虵磧蘇都瑟匿國西北有虵磧南北虵原五百餘里中間遍虵毒氣如烟飛鳥墜地虵因吞食或大小相噬及食生草

石鼉私訶條國金遼山寺中有石鼉衆僧飲食將盡向石鼉作禮於是飲食悉具

神厨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安

毒藥南蠻有毒藥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撮得之

甲遼城東有鏢甲高麗言前燕時自天而落土檳榔狀如檳榔在孔穴間得之新者猶軟相傳蟾蜍矢也不常有之主治惡瘡

鬼矢生陰濕地淺黃白色或時見之主瘡

石欄干生大海底高尺餘有根莖上有孔如物點漁  
人網罟取之初出水正紅色見風漸漸青色主石

**淋**

壁影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  
人馬車輦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  
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  
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成式**太和初揚州見**  
寄客及僧說

**醯石**成式群從有言少時嘗毀鳥巢得一黑石如雀  
卵圓滑可愛後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視之有  
四足如縊舉之足亦隨縮

**桃核**水部員外郎杜陟常見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  
米正容一升言於九嶷山溪中得

人是處士无固言貞元初嘗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  
一人股襪履猶新斷如膝頭初無瘡迹

**瓷椀**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魘其父  
一日飲茗甌中忽齣起如漚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

玻璃中有一人長一寸立於漚高出甌中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壘耳數日其子遂着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謬

鐵鏡荀諷者善藥性好讀道書能言名理樊晃嘗給其絮帛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言於道○處得亦無他異但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別人影

大蟲皮宋寧王鹽鐵舊有大蟲皮大如一掌鬚尾斑

點如大者

人腊李童武有人腊長二寸餘頭項中骨筋成就是  
**樵僂國人**

牛黃牛黃在膽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校書張希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中有物如蝶飛去

百陽雜俎卷第十

命鄭言嘗有人昇其地出黃睛中百粒吹散飛去  
半黃半黃其韻中半有黃香如出弄之果實其書  
熱封因入

人韻李章五首八韻身三下繪題頁中骨韻如涼  
濕散大音

酉陽雜俎卷第十一

唐臨淄段成式著 明會稽商濬校

廣知

俗諱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魂當去

金曾經在丘塚及為釵釧澗器 陶隱居謂之辱金

不可合鍊

鍊銅時與一童女俱以水灌銅銅當自分為兩段有

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

鑿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也



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鈞注居之去則止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偃

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瘦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

多痺丘氣多疔行氣多仁陵氣多貪

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

曰虛監鼻神曰冲龍王舌神曰始梁

夫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爲天

卒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爲天磬若經山澤邪

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思念

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月

七日

隱訣言太清外術 生人髮挂菓樹烏鳥不敢食其

實 苽兩鼻兩蒂食之殺人 簷下滴菜有毒董

黃花及赤芥一曰芥殺人 瓠牛踐苗則子苦 大

醉不可卧黍穰上汗出眉髮落 婦人有娠食干

薑令胎內消 十月食霜菜令人面無光 三月

不可食陳菹 莎衣結治蠖蝮瘡 井口邊草止

小兒夜啼着母卧薦下勿令知之 船底苔療天

行 寡婦藁薦草節去小兒霍亂 自縊死繩主

顛狂 孝子衿灰傅面酖 東家門雞栖木作灰

治失音 砧垢能蝕人履底 古觀板作琴底合

陰陽通神 魚有睫及目合腹中自連珠

二目不同連鱗白鬚腹下丹字並殺人 鼈目白腹

下五丹一日字十日字者不可食 蟹腹下有毛

殺人 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 獸岐尾鹿班

如豹羊心有竅悉害人 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

殺人 犬懸蹄肉有毒 白馬鞍下肉食之傷人

五藏 烏自死目不閉鴨目白烏四距卵有八字

並殺人 凡飛鳥投人家口中必有物當拔而放

之 水脉不可斷井水沸不可飲酒漿無影者不

可飲 蝮與青蛙蛇中最毒蛇怒時毒在頭尾

凡冢井閉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

下無毒迴舞而下不可犯當以醋數斗澆之方可

入矣 梨千歲冰所化也 琉璃馬腦先以自然

灰 今軟可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 馬腦鬼血  
所化也玄中記言楓脂入地為琥珀世說曰桃瀝  
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兔絲琥珀苗也

鬼書有業煞刀斗出於言器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

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繆一云篆

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蟲食葉書胡書

蓬書天竺書楷書橫書芝英隸鐘隸鼓隸龍虎篆

麒麟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兔書草書龍草

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檄書景書  
半草書

召奏用虎爪為不可學以防詐偽 誥下用偃波書

謝章詔板用螭脚書 節信用鳥書 朝賀用慎

書填一曰亦施於昏姻

西域書有驢唇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犛

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

書等有六十四種

胡綜博物系權時握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為

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韃摩兜韃慎莫言疑此亦同太廟金人緘口銘

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踈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醮集參軍張伯

瑜諮公言向爲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梁主客陸紇謂魏使尉謹曰我至鄴見雙闕極高圖飾甚麗此間石闕亦爲不下我家有荀勗尺以銅爲之金字成銘家世所寶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

古器遂將入內此闕既成用銅尺量之其高六丈  
瑾曰我京師象魏固中天之華闕此間地勢過下  
理不得高魏肇師曰荀勗之尺是積黍所爲用調  
鍾律阮咸譏其聲有湫隘之韻後得玉尺度之過  
短

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死成式親故常會修行里有不  
見者未周歲而卒

相傳識人星不患瘡成式親識中識者悉患瘡又俗  
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被髮坐哭之候星却

出災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  
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荊州陟岵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搖者鹿帖地  
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  
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  
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  
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  
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虎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  
爲也

西陽雜俎 卷一  
又言雕翎能食諸鳥羽復善作風羽風羽法去括三寸鎖小孔令透筭及鏤風渠深一粒自括達于孔則不必羽也

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鳧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凶一日舊抄九影名在麻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魚全食不辨

寶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爲此古蠖蝮短狐踏影蠱皆中人影爲害近有人善炙人影治病者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鳥雀不污者鳳翔山人張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也盖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王相相符也

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貧富故洛陽修梵寺有

又金剛二鳥雀不集元魏時梵僧菩提達摩稱得其真像也

或言龍血入地爲琥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

李洪山人善符籙博知常謂成式瓷瓦器壘者可以棄昔遇道言雷蠱及鬼魅多遁其中

近佛畫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鑠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有光又徃徃壁畫僧及神鬼目隨人轉點眸子極

正則爾

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旋繞者失其所主衆鱗鱗不復去頃刻可盡

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閬州僧靈鑿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一曰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

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搗汁半合九味和擣二千杵齊手丸之

陰乾鄭彙爲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後爲盜事發而死寅常詣靈鑿角放彈寅指

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一發而中彈丸反射不破至靈鑿乃陷節碎彈焉

王彥威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傅季玘寓汴因宴王以旱爲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水蓋密泥之分置於閑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輒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爲親家焉

酉陽雜俎卷第十一

終

